

徐鲁著

童年的 小路

上海教育出版社

童年
散文小丛书

童年的 小路

徐鲁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童年散文小丛书

童年的小路

徐 鲁 著

张纪平 张文晓 插图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插页 4 字数 63,000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50 本

ISBN 7-5320-5299-0/G · 5541 定价: (软精) 6.00 元



走近徐鲁

——代序

张 洁

当轻轻、温柔的音乐响起，独坐于空无一人的临窗书桌，有鸟儿在窗外大树的枝丫上鸣唱，这时候最好的享受就是读美丽的诗和散文。我的面前，徐鲁的书已缓缓“启程”，那开始堆积生活厚重的心豁然间又回复明朗和纯净，快乐着、欣喜着、年轻着、温情着、更思想着和激越着穿梭于由徐鲁耕耘的田园上……

这是一片弥漫着清新气息的田园，这是一座洋溢着朴素情调的空间，这是一个充满着爱和温

暖的世界。

——徐鲁和所有与徐鲁有着共同追求的人的世界。

其实说徐鲁，我还远远不能够，因为我们从未谋面；其实写徐鲁，我更远远不能够，因为即使相识我们也刚刚拉开帷幕。但人与人的交往有时就是奇特，何必因了时空的距离？“这世界很小又很大”徐鲁曾说。确实因缘、因用心抒写的真诚和友爱，天涯海角都不会感觉遥远。愿这本散文集让你和我一同走近徐鲁、走进徐鲁的世界！

1996年春天，上海。

目 录

走近徐鲁

——代序 张 洁

心上的河流	1
二十年前的风琴声	13
红领巾飘在我的胸前	23
奖状	28
金色的草垛	31
老不死的三棵树	44
山魂	54
失去的草篮	65
华老师	68
暴风雨中的伙伴	78
绿荫下的红墙	90
书香难忘	102
夹壁中的旧书	106

冬至的梦	111
腊鼓声声	114
何时再得“压岁钱”	118
年夜	121
春节断忆	128
甜甜的祭灶果儿	131
流萤·秋光	136

心 上 的 河 流

记不得是谁说过这样的话了，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能给我以灵感，那就是童年时代的我自己。

记忆比铁轨还要长。我在遥望着我的童年时光。我相信“那个孩子”也活在我的心灵中，从那时一直活到今天……

我念小学时的学校，叫北小峨小学。只要有人悄声细语地说到胶东，或者看到任何一本哪怕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胶东旧事的书，我就会立刻想到坐落在这个小小的轮子般的村庄里的我的母

校。正如一首古老的歌中所唱道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把你想望！”

我们的村庄，被一条蓝莹莹的小河环绕着。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流，不叫“还乡河”，也不叫“柳叶河”，虽然我常常在自己的诗歌和散文中用这样的名字来称呼它。

从遥远的童年一步步走到生命的中途，经过了多少岁月的风雨和世事的烟尘，多少的景象与悲欢都被悄无声息的时光的流水冲洗而去，永不再来！唯有这条河流，却一直涓涓不断地流淌在我的心灵和记忆的旷野上。清芬而温婉的流水注入我的生命和感情，汇合在我的血液里，与我的热情共存，与我的忧愁与欢乐同在！

同所有那时候乃至现在的一些乡村小学校一样，我们的教室是低矮而简陋的。土砖垒成的两个墩子上面铺一条长长的木板，这就是我们的课桌了。石板放在课桌上，而书包则吊在我们各自的脖子上。小小的黑板挂得很高，黑板前的一张白木小桌上放着一支新削好的长长的槐条，它的学名叫“教鞭”。没有带玻璃的门窗，但透过那小小的格子窗棂，我依然可以看到外面的晴朗的天空和一排排新栽的小杨树，听到那树上响着的初

夏和晚秋的蝉叫。再远处,就是那条在阳光下淙淙流淌的美丽的河流了……

——说得淘气与浪漫一点,它便和我们的校园一起,成了我的童年的美丽的憩园,一切的寂寞、欢乐和忧伤的镜子。清亮的河水里流淌着我的最初的牧歌,宽厚而温暖的河滩上深埋着我的梦——我的沙土城堡和乘着纸船去航海的梦……

好,我就这样开始我的学生生涯吧!

二

我的第一位老师叫巧玲。她是我们本村的一位回乡高中生。瘦高个儿,白皙的皮肤,扎着黑油油的两根长辫子。她成了我们三十多个乡村孩子的共同的姑姑、大姐姐和班主任老师了——或者说,她是我们大伙儿的保姆了。

那是艰辛、贫穷而寂寞的年月。

我们共同的日子正如同许多年后我在大学里读过的一本外国小说里所写的那样:那是最好的年月,那又是最坏的年月;那是希望的春天,那又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有一切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又一无所有在我们的前面……知识,对于我们这群

野孩子来说,好像是不那么重要的。我所能记住的是我们从此过上了小小的群体的生活,一颗颗年幼的心在黯淡和寂寥的季节里萌发出各自的小小的欢乐与温情的绿叶。它们是我潮湿的记忆中的永远不会生锈的金子。

春天里,我们在自己填平的小操场上赛跑、做游戏。一到星期六的下午,巧玲老师就带领着我们涉过小河,到山坡上去帮大人们为越冬的小麦苗儿追施农肥。夏天,我们每人挎着一个小篮子去麦收后的田野上拾麦穗儿。休息时我们便列队为大人们唱歌,或者表演快板书和对口词。巧玲老师自编了通俗易懂的歌词,再配上人人熟悉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或《大红枣儿甜又香》的曲调,我们便郑重其事地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地表演开来,并且不时地赢得阵阵欢呼和喝彩。秋天里的庄稼收获完了,我们又会排着队去进行一次小秋收:捡花生果,挖半夏和成熟的臭瓜根块,也到高高的太青山上去摘松果。花生交给队里做贡献,半夏和臭瓜根晒干后卖给公社的中药店,换来的钱用来买连环画书摆在教室的小图书角里。而松果呢,就留做我们过冬烤火的柴禾吧。我们当然最愿意到太青山上去采摘松塔果了。男孩子可以



攀到高高的松树上显示自己的勇敢无畏，女孩子可以吃到新鲜喷香的松籽儿。而且我们一起站在高高的山巅上，还能够远远地望见湛蓝的天空下的一片白得耀眼的大海，看到缓缓移动的银色的帆影……巧玲老师告诉我们，山那边是大海，而大海的那边又是高山……我们便问，那么天到哪里才是尽头呢？老师说：孩子们你们快快长大吧，长大了就会明白的……

冬天说来就来了。好大的西北风啊！所有的杨树和槐树一夜之间就掉光了叶子，紧接着就落雪了。雪落在高高的大青山上，落在村边的一个个金色的草垛上。雪一夜之间也就盖住了我们整个村庄。我们的操场也是一片银白。这样的天气我们是不出门的，我们小教室的门窗总是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在教室里大声朗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巧玲老师大清早就为我们生好了炉子，整个教室里暖烘烘的，只有外面的大风雪在怒吼着，一会儿来推推我们的门窗，一会儿又叹息着走远了……我们袖起手大声地背书，一天里不知道要背多少遍。一篇《海燕》也会让我们背上整整一个冬天。后来在大学里重读《海燕》，那最初的情景——小学校里的环境、天气，老师的

神态、语调,以及当时的感受,都会同时清晰地涌上心头,好像无声的影片一样,一幕幕地放映起来……

记得上五年级时,我的一篇《大风中的泡桐树》的作文,曾被巧玲老师拿去在每个教室里宣读过,而且还被邻村南小峨和前集的小学里拿去当成“范文”。作文里写的是我家门前新栽的一排青青的泡桐。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有“泡桐叶儿被大风吹动着,好像河上的波浪,一翻一翻的,格外好看……”的句子。我想,如果这些小树今天还在,那么它们该都是实实在在的栋梁之材了!然而它们没能活下来,它们被一群民兵砍了去当成练刺杀的工具了……

啊,总是难忘,总是怀想。我知道我所留恋和怀想的是我那时候的一颗纯朴的童心,是在艰辛的日子里所萌生的一些微弱的神往和梦想。这种神往和梦想正如同饥饿和寂寞一样,伴随着我,仿佛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

三

我在小学时的老师,除了巧玲姑姑外,还有一

位王校长。王校长是从一所联中里调到我们的，住在村东的那栋旧庙里。王校长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他的字在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每到年关，全村每家买来的大红春联纸都送到他这里来。放寒假的前几天，我们做学生的都成了为他按纸磨墨的书童。他的字写得漂亮而流利。那时我们都跟着他学习写大字。大红纸按照每家的要求裁好了，大门联归王校长写，而那些诸如贴在米缸上的“五谷丰登”，贴在衣箱上的“衣裳满箱”，以及贴在窗户边的“抬头见喜”等小条儿，就归我们来写了。我们的字可能写得不太好看，但我们的心是诚实而端正的。在我们那样的小村里，一家的欢乐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欢乐，每家大人来取春联时，我们总会赢得一片“名师出高徒”的赞语。而王校长却一个个地看着我们，说：“以后全凭孩子们自己的造化了！”这时候，整个村庄内外充满了过年前的令人喜悦的气氛。平日里邻里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偶尔的不快，也在这喜庆的气氛中化解了。

王校长住在我们村里，每家轮流着吃派饭。那时候差不多家家的日子都不宽裕，实在拿不出更好的东西给王校长吃。但我们做学生的和我们